

外交与国际政治

新民族小叢書

外交與國際政治

反動書籍

反動書籍

羅倫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版 權 所 有			外 交 與 國 際 政 治
著 者	印 行 者	總 經 售	
羅 家 倫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中 一 路 天 〇 號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十 二 號 拔 提 書 店 重 慶 武 庫 街 八 十 三 號	
實 價 三 角			
民 國 二 年 十 月 初 版			

外交與國際政治

目次

一 最近外交形勢	1
二 炸藥庫中的火星——捷克問題	8
三 客座中的敵情	13
四 日蘇衝突的冷靜觀察	21
五 日寇在華南新冒險與英國的關係	25
六 亡國的記錄與歐洲的命運	28
七 縱談世界和戰局勢	31
八 再談世界和戰局勢	59

九	柏林羅馬的長途電話	75
十	希特勒演說後的國際動態	76

一 最近外交形勢

孫子一書不但是中國最高的戰爭哲學，而且是世界作戰原理的經典。孫子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兵攻城」。伐謀是不讓敵人有謀我之心，他一有動機就把他打消。伐交是斷絕和拆散敵人的與國而增加自己的與國。伐兵就到了作戰的地步，攻城更是不不得已的事。日本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機會，而偏要弄到伐兵。她在戰略上已經站在失敗的地位。更進而攻城，那便淪落到「下兵」一層。所以她「攻城」的時候，我們更要「伐交」。

但是我們談到外交，應當先有兩個基本的認識。第一、外交總以武力為後盾，外交不過是武力的一種運用。第二、不能靠人家或是希望人家來替自己流血。自己的領土，自己的民族生命祇有自己的血才能保持。有了這兩種認識，外交就不會有過分的希望，也不會有過分的失望。

我認爲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的外交並沒有失敗過。請問遍遍世界的外交史，那有五十一年決戰來國資一國的事？那有十九國來臨分一國的事？就是九國公約會議的失敗，也是我們的勝利。這理由我等一會兒還要講到。我們所謂失敗，正是我們希望過奢，要人家來替我們流血的緣故。

最近九國公約會議的失敗，使遲鈍與巨大的英美，真正認識日本猙獰的面目。英美的漸趨接近，從新加坡海軍會操一事，可以看出。目前還有三件事，可以說是我們外交的好轉。第一是國聯議決重請會員國自動援助中國。這件事可以使幾個國家以前偷偷摸摸援助中國的可以堂堂正正的出來援助。據我所知，去年有幾個國家，就希望有這個決議；既有這條決議之後，我想自然更會有積極的效果。第二是英美海軍的擴充，經日本拒絕宣佈造艦計劃以後，勢必更趨積極。英美的財力物力，自非日本可以比擬。她們的對象，除了白癡的人不會明瞭。總之她們這些設備，不是預備到博物院裏去陳列的。現在日本一天一天的消耗而他國一天一天的增加，這不是烏龜和兔子賽跑嗎？第三是各國廣大民衆對中國的同情一天一天的增加，如國聯同志會和反侵略大會各團體的宣傳，進而至於排貨運動，都是我們應當深深感激的。在九國公約會議以前，美國某雜誌舉行民意測驗投票，同情中國的佔百分之六十七，無意見的百分之三十二，同情日本的僅百分之一！現在形勢變更同情於中國的一定更增加了。這是很好的現象。

大家心中都有一個蘇聯出兵之謎。無聲的蘇聯是同情於我國，她就是爲自身利害的關係，也必定同情於我國。「兔死狐悲」「唇亡齒寒」的道理，難道蘇聯不知道嗎？我也熱烈希望蘇聯對我們作有效的，大規模的，能有決定遠東大局性的援助。可是蘇聯太唯實了，算盤子看得太重了。她看看亞洲又回頭看看歐洲。歐洲不能拉到一個大國，她決不敢動。因爲她在歐洲，祇拉到一個法國和她軍事同盟。一個法國抵不過德義和波蘭，所以她一定要拉到英國。英國海軍主力艦與日本的比較不過是五與三，就是

百分之六十。日本近來來秘密造主力艦的事實，及其輔助艦力量的增加，英國豈不知道？何況英國有地中海問題有廣大的殖民地要保護，豈敢孤注一擲？於是英國一定要拉美國。若是把美國拉上了，那百分之二百的海軍力量，對付百分之六十，還不能使日本碰頭嗎？英國現在動了，且是美國呢？

我們談美國，先要知道美國是一個龐大的民治國家，她的動作由下而上，往往是很慢的。英美民眾的正義心，常比他國發達，尤其是有清教徒遺傳的美國。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是一箇席豐履厚的大少爺。大少爺的毛病在於不知道人家的艱苦。有一箇叫化子向大少爺要飯吃，大少爺說「你爲什麼不吃點心？」但是大少爺却都有兩種好處，第一是怕丟面子，第二是會發脾氣。丟面子是大少爺最受不了的，而子丟多了，他的脾氣發起來，是會傾家蕩產來賭輸贏的。九國公約會議，巴納說的炸沉，頭等被擄耳光，美國的面子丟盡了，但是還不夠，他這次知道過着瘋狗，棍子沒有拿好脾氣還得忍耐住。此時我們却萬不可灰心。歐戰時候英國與美國真是同種同文之國，英國打了三年，總是求他。他總是不動，英國却並不灰心，不斷的派第一流的人物如 Lord Cecil Blye Prof. Gilbert Murray 等和他去苦勸苦講。結果魯西藤尼亞沉船案發生，美國脾氣發起來了。他一加入歐戰，勝負的局勢已定，於是不可一世威廉第二也不敢再看不起「教授總統」。這箇歷史的前例，狠值得注意。當然在現代無論對那一國，像中俄魯家庭哭師的效果是不會有的，如姬蘇符較輕的故事是更無法再演的。但是我們也和西洋式的求婚一樣，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若是求一次碰了釘子，第二次就不求了，近代式的婚姻那會

成功！

我們看見國際互相牽制的情形，就可以明白國際現勢的複雜，和我國外交活動的應當多邊。當此敵人橫暴，國難自危的時候，我們更應當多邊活動。同情於我們的我們應當拉攏，就是不同情於我們的，我們也應當設法把他和敵人拉開，不看見歐戰以前義大利與德奧是三角同盟國嗎？英法並不失望，結果打了一年左右，義大利竟掉頭來，加入協約國。須知倫敦條約前後，英法正不知做了多少功夫。我不久過漢口時，聽說一位名流演講外交，其中有一句很得意的話。說：「外交也和女子偷人一樣，她祇能偷一箇，那能偷兩箇」。我告訴張伯苓先生。伯苓先生笑道：「這還是中國舊式女子偷人的觀念」。這都是笑話。但是拿這觀念來談外交，却是太危險了。因為國家固不是女子，更不是財產，可以讓入獨佔的。凡是與我們同情的有幫助的國家，我們都可以「聯」，但是「聯」人不是「降」人，因為還是自主的國家與不自主的國家的分別。若是以上這番妙語給蘇聯聽見了，蘇聯一定微笑道：「我也在拉資本主義的英美和小協商國呢」。

我們知道多邊外交的必要，因為我們知道國際情形是錯綜複雜的。大家都是爲了自己利害的關係，大家也沒有堅決要守的陣線。我舉一箇真實的例：據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發表日本軍部所得的情報（雖否不知，但還是據敵人所知道而發表的，不然我要成爲洩漏消息的漢奸了）：香港於一月十五日到三十一日由各國運來中國的軍火，德國十船，英國八船，又在一月間運來的其他一批軍火中義大利還有

最近外變形勢

主船。因為德國運來的火運超過英國船政之上。所以最近日本的報紙，頗有反對德國的論調。這種事實使我們第一對國際形勢增加一種重視。第二使我們格外了解粵漢鐵路的重要和敵人不斷的在狂炸的原因（我常常覺得淪陷先生於二年半裡成預定四年的工程，爲我們增加幾條生命線，政府實在應該特別重視）。第三使我們知政府爲什麼不對日本絕交宣戰的苦心。絕交本來是一句空話，好漢打就打好了，何必像前清的蘇州人一樣，不打而盤了辦子亂罵。好在現在許世英大使也回來了。有臉有熱血有心肝的人。有那箇會去和倭寇講交情。至於宣戰，則自國際盟約第十條至十七條規定以後，和非戰公約成立以後，國際法的字典裏，恐怕再也找不到宣戰這個名詞。宣戰沒有實際的用途，徒違背了法律上或首約惡名。事實上卻給敵人沒收第三國船隻上載來接濟軍用品的合法藉口。因為敵人至今所能宣佈的還是國際法上的和平封鎖（Peace blockade）。不能有沒收軍用品權，至多他爭一箇先買權，現在還不能辦到。若是宣戰他便可宣佈戰爭封鎖（war blockade）有了前項的沒收權了。而國際法是怎樣一種奇怪的東西！強暴國家不能利用的條文，他儘可違犯，他可以利用的，一點也不會放過。所以日本的海軍屢次吵得厲害，恐怕也是因他不能自由行使封鎖的職權罷！敵國政府最近又在商議宣戰，何嘗不是顧慮他與我們的接濟呢！前幾個月國內頗有要求絕交宣戰的聲浪，一則是不知道這些事實的內容，一則是不放心中央抗戰的決心，怕中途妥協。其實自從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定以後，已絕對無中途妥協的可能。何況政府與最高統帥的意志更加堅定。軍俱在，豈有相見日本散布的謠言，自亂陣線，作惡短

的揣測與懷疑之理。現在這種聲浪不聽見了，正是大家對於這些內容認識充分，和互信堅定的緣故。外交有齊一的認識和步調，是狼戾而狼戾可樂觀的。

我們明白多邊外交的道理，我們還應當充分利用國際和平的機構。我們不能「靠」國聯，但是我們不可不「用」國聯。因為在國聯中我們不但可以單獨同某箇國家發生關係，而且可同一組一組的國家發生關係。就從宣傳的方面來說，這也是一個好為我們宣傳的機關。我們不是要派人到各國宣傳嗎？現在各國負責的代表，坐在一堂來恭聽我們代表的演說，這還不是最好宣傳的機會？錢都買不來的！何況他的決議，是對世界的鐵案，是無上有效力的宣傳！

說到外交，自然要連帶說到國際宣傳。在作戰的時候，國際宣傳比國內宣傳還要緊。苟能說動一國，力量有時過於百萬援兵！現在敵人的野蠻獸性，天天為我們製造宣傳的資料。所以我們現在的宣傳容易極了。我們不必張大其詞，我們祇要把赤裸裸的事實，據實宣佈出來，便可以打動世界上愛好正義者的心絃。所以我希望我們外交部的發言人，不可太「法家化」了。太新聞記者式的口吻，有時不免輕佻，可以引起一部人的反感；但太沉默了，也不好罷！無論如何，外交部是正式代表國家發言的機關，他的話各國報紙總得要注意的。有可以發言的機會，應該利用，這個協會多發言。如所謂 *Communiqué*，應該多發，應該多發才是。至於民衆方面，應該多向國際取得聯絡，充分宣傳，宣傳的文字技術，應該改良；對於國外某種人士的心理，尤其應特別注意研究。不要自己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應該研究

人家聽得進什麼我們說什麼。

一切的一切，我們總得盡全國的力量，將崩綿的軍事支持住，支持得愈久，外交上愈容易趨變化。我們的情形，是江南人所謂「急驚風碰着了慢郎中」。我們祇要身體耐痛苦，慢郎中也會來的。我不是說過，各國這些軍備，不是爲博物館陳列的嗎？國際的大局，險惡極了。無論看那國的報紙，記載備戰的情形，遠過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各國並沒有預備那時候打起來。英國戰時首相魯易喬治在他「戰時回想錄」裏面形容當時情形，最爲慘劇入裏。他說那時候各國政治家都知道戰爭危險，並沒有預備打。他們都希望和平。但是當時各國軍備到了那個程度，各自都受恐懼心理的支配。好像一羣野獸一樣，個個磨快了爪牙，狼緊張的各自藏在山洞之中，短樹之後。個個自危，個個恐懼，忽然一兩個衝出來打在一起，於是一羣一齊衝出來打成一團。大戰開始的情形，難道還有更好的形容嗎？所以我們不愁國際間沒有變化，我們祇應當問國際間如有變化起來，我們還有沒有力量可以應付。我以前說過，人家的血不是爲我們流的。若是我們到時沒有力量尊榮人家的話，人家打敗了，我們倒霉，人家打勝了，我們恐怕也免不了倒霉；若是我們有力量的話，我們隨時可以運用環境，隨地可以有威勢的說話。所以我們應該利用作戰的經驗和教訓，趕快建設一個新軍力新國力起來。我們單獨和日本作戰的時候，需要這個力量，當國際戰爭的時候也需要這個力量，將來國際和會的時候，更需要這個力量！至於日本現在雖然小勝，就算她會再勝多少時候，也正犯了兵家之大忌。就是孫子所謂「勝久則

鎗兵掛銳，攻城則力屈，久經師國用不足」。結尾是「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那時候日本自誇向負的木蘭，也消取得威震灰燼，至多不過成爲太陽中的一點小黑子罷了！

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

二 炸藥庫中的火星——捷克問題

現在歐洲是一個大炸藥庫，祇要一個火星一引，全庫炸藥立刻爆發。但在沿邊的櫥戶如此之多，他們煮飯的火星，是常常在飛的，所以這炸藥庫遲早一定以失慎。西班牙是一個火星，奧國是一個火星，這次捷克是一個大火星。

要明白捷克問題，先要明白以下四點：

(一) 歷史 捷克民族雖頗有悠久的歷史，但是現在的捷克共和國却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八日宣告成立的。她是由奧匈帝國中分裂而出。當歐戰將結束，奧匈帝國瀕於崩潰的時候，捷克的愛國者也是大政治家馬塞瑞克(Masaryk)與貝納斯(Benes)領導威爾遜民族自決的潮流，領導捷克民族宣布進繼奧匈帝國哈布斯堡皇族所統領的波希米亞君主的徽號，成立捷克共和國。以波拉克(Praha)爲首都，跟着匈牙利中之斯羅夫克各省也自動加入，於是她全部的國名是「捷克斯羅夫克共和國」(Czechoslovakian Republic)。馬塞瑞克是「代史上位傑出的人

物，他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學者，他從舉世總統，以貝納斯爲外交部長，內外應付得宜，於最短期間，建立成一個中歐最安定，最民主的典範國家。這種成績，是全世界一致讚嘆的，所以最折馬塞瑞克之死，全世界也同聲哀悼。

(二) 地理 捷克地形是長條，東北接德國(首，波拉克與德國甚近)，南接奧大利與匈牙利兩國，西接羅馬尼亞國，北接波蘭國。可以說是四戰之地，而又沒有海口，國內煤礦均甚富，工業也發達，爲世界重要軍火製造國之一。她的工業和富源，自然是鄰邦垂涎的。現在希特勒採取多腦河政策，向東南發展；捷克就在多腦河的沿邊，自然是岌岌可危了。最近德國又把奧國併吞了，捷克東部的邊境，受德國東北三邊之包圍，是一長條伸進德國新國界裏面去的，德國不想染指而何？至少也想把德國西部邊境，拉成一條直線罷！

(三) 民族 捷克與奧斯摩夫克族互相融洽，是不成問題的，祇要看他們在一九一八年的自動聯合就可以證明。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日耳曼人，與梅加爾人(Moravians)，因爲居住混合糾錯的關係，不能分開，於是埋伏下了現在的導火線，也就是現在德國的藉口。當巴黎和約以後，繼續成立了幾個保護所屬少數民族的條約，對於捷克，南斯拉夫，波蘭等國，都是有關係的。捷克與波蘭(波兰)乃是因這少數日耳曼人所組織。其實這少數日耳曼人和梅加爾人，何處捷克有，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都有，就是意大利也有呀！不過欲加之

罪，何患無辭。希特勒不敢得罪意大利，所以意大利無此問題。希特勒要實行多腦河政策，於是捷克就適得其衝，這少數民族問題就嚴重起來了！

(四) 外交 在歐戰以後，法國感覺到戰時國境的受威脅，於是想在中歐，德國的東南部找一羣小朋友。所以於一九二四年與捷克締結同盟，這是捷克很願意的，但是捷克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為保障國境起見，已和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三國間締結同盟，這就是所謂「小協商國」(Little Entente)，這小協商國的集團，當然以國力較雄厚的捷克為領袖。法國抓住捷克，當然進一步更找住了小協商國，於是她們都成了法國在中歐的「衛星」。這是希特勒最恨的事，這次非想把他打散不可，以孤法國之勢。

把以上四點明白了，大家一定對於捷克問題，有很明瞭的認識。現在捷克問題發生的骨幹，是希特勒的多腦河政策。是他併吞奧國以後，進一步必有舉動。他的目的是：

第一、藉口日耳曼民族在捷克受壓迫，陳兵國境，援助蘇德登黨對捷克的分離運動，以實行先局部併吞捷克的計劃。

第二、要捷克脫離與法國同盟的關係拆散小協商國，就是打破法國的衛星集團，使法國在軍事上孤立。

關於第一點若是希特勒目前不過人太甚，就要立刻佔據這塊領土的話，那還是有方法可以和緩小雖

然和緩也不過是一時的事。說到第二點那法國就非拚命不可了，所以德國陳兵捷克國境的消息一到，法國外交部就立刻明白通告，法國要履行同盟國的條約義務，換句話說，法國就非立刻開戰不可。

蘇俄怎樣呢？蘇俄雖是法國的軍事同盟國，但是捷克就非與蘇俄國境直接毗連，中間還隔波蘭與羅馬尼亞。羅馬尼亞是小協商國之一，不成問題，問題就在波蘭。忘恩負意的波蘭，靠英法恢復她的國土；歐戰以後，她於一九二一年又與法國締結同盟，靠法國大索的款項，建設軍備，整理一切。但是近幾年來，她又離開法國了，而且勾結法國的敵人。勾結德國，勾結意大利，甚至於勾結日本！這不但使法國最傷心的一件事，也是世界民族史上最可恥的一件事！最近因法國的運用，波蘭對法的態度，又略有好轉，但是誰都知道這是靠不住的。所以法國急於要波蘭表示態度。蘇俄最顧慮也是這一點。若波蘭終究援德反法（蘇俄的同盟國），那不但蘇俄在歐洲把惟一的同盟國喪失了，而且蘇波邊境如此之長，希特勒的「反共十字軍」也真可以為所欲爲了。所以蘇俄雖欲避戰，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法國的態度已經明白的堅決表現了：現在和戰的關鍵，在於英國；不但在英國表現的態度，而且英國態度表現的遲早，也是很有關係的。研究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時候的歷史的人，應當不會忘記，威廉第二之所以敢過分冒險的原因，正是因為他以爲英國不會參戰。最初英國遲疑的態度，使威廉第二把馬福放懸到一旦知道已經收不回來的程度。現在希特勒的冒險性過於威廉第二，但是他同時也是知道歐戰危險的人；他現在如此的冒險，正是因為斷定英國不會打仗；若使英國能從速記參戰的決心表示出來，

他在影響動向也是來得及。

以真實的國力而論，英國當然最雄厚；以地位而論，英國自然舉足輕重，以歷史的威望而論，各國無論是敵友，都首先要看看英國的態度。英國向來是不愉快的。但是這次英國能夠領略歐戰爆發時的放訓，就是這十年以來，世界多少糾紛，都是英國隱隱曖昧所縱容出來的（即以阿比西尼亞問題為例，英國最初是猶豫不定的，後來認真了；那時候意大利的外交家就明說：你既然預備這樣認真，為什麼不早對我們說呢？）。據五月二十二日法國哈瓦斯通信社的專電，說英國已對此事表示強硬態度，謂不能袖手旁觀，同時她也嚴重的勸告捷克政府，對蘇德宣戰（即報紙所譯蘇台黨）設法妥協讓步，歐洲可告和緩。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但是我們不知道英國表示的態度，強硬到什麼程度。若是強硬到分釐話，目前戰爭的爆發，一定可以暫時避免。

至於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態度呢？我以為我們不應當希望歐戰現在爆發。

第一、因為英美各國擴軍計劃尚未完成。我們不希望他們為我們打仗，但是現在太平洋上祇有日本勢力最雄厚，隨他橫行，他國無力顧及，是最危險的事。

第二、是更切實的理由。因為我們以自己的血肉和頑敵相拚的時候，希望由他國得到軍火和經濟的源源接濟，若是歐洲有事，這種接濟一定受影響。何況捷克也是一個製造軍火的國家。

不過歐洲這次雖然萬一能得暫時和平，這個和平也不是真正的和平，乃是苟安。這個大炸藥庫